

胡迁 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进来的地方

只要你懈怠了 灰暗会重新堆积 ▶▶

如果说在这个世界里，注定有一场残忍的败仗。那你打还是不打？

作为格格不入的一代，现阶段的社会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总有一种莫名撕裂感，胡迁用爆裂的文字写作，用层层意象铺设出一条条离开“这里”的路，我们或许身处这里，可总要知道离开这里最远的路在何处。近日，本书作者胡迁接受了采访，聊一聊这些生命中无法承受之“重”。

“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进来的地方。”加拿大歌手、作家莱昂纳德·科恩的这句名言被印在了《大裂》书封上。

青春和生活就是这样，有一种莫名撕裂感，这也是读胡迁作品最大的感受。他笔下的人物都是默默无闻的都市奔命者，他们没有卑微的梦想，每天盲目而无所适从。胡迁用一种严肃、谨慎、克制的方式来讲述一个个惊喜又沮丧、真实又荒诞的故事。台湾作家黄丽群评价胡迁是“头角峥嵘”毫不为过，他的小说像一个早晨的小孩，用他自己的方式不停追问这个世界的真相，不烧不休。

长久以来我们接触到的青春故事多是天真美好的，而《大裂》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领略了青春。在这个把情绪当做情怀的廉价文学年代，我们需要胡迁这种“格格不入”的作家用一种不确定、游离感的叙述方式，去感受生活真正的美好。就像胡迁在后记中写的：“我二十二岁开始读大学，整个青春都很焦虑和挫败，跨过了写青春小说的阶段，因为确实感受不到。但我对美好的事物有执念，无论诗歌还是电影，这些美好的事物让我相信创作是有意义的。”

作家简介

胡迁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中篇小说《大裂》，获得台湾第六届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。

作品简介

我要看清楚那头大象为什么要一直坐在那儿，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困惑。/《大象席地而坐》

上帝经常会让你一无所有，再给你一点甜头，这点甜头就是在闭上眼睛的一瞬间，让你错觉拥有了很多东西。/《漫长地闭眼》

我们始终坚信荒原上的藏宝图，能指引我们挖出黄金，走向黄金的大道，那个入口感人肺腑，低吟浅唱着通向云层的歌谣。/《大裂》

台湾第六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得主胡迁，迷人、离奇、惊奇、爆裂、令人惊叹的中短篇小说集。

15个中短篇小说，每篇小说都怀抱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：“我们还要活（被伤害）多久？”

笔者：在《大裂》这本书中，与书名同名的那篇中篇小说《大裂》在台湾获得了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的首奖，黄立群老师说：《大裂》书如其名，彻底是本伤害之书，每篇小说都怀抱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：“我们还要活（被伤害）多久？”可以讲一下《大裂》的创作契机是什么吗？你觉得《大裂》的特别之处是什么？

胡迁：2008年，我考学第二次落榜，去了家乡的一所专科学校，在里面待了四个月，课程很水，宿舍也不装网络，每天我就去网吧通宵看电影，基耶的《十诫》是两个通宵看完的，每天看五个，再一天看《红白蓝》，那阵子是一直看电影，因为郊区确实如小说所写，什么都没有，一片荒芜。网吧是学校经营的，晚上九点开始通宵，下午起床后我去隔壁打打牌，有时在自己宿舍里打打牌。然后是2014年，我直到毕业都不能不受限制地拍电影，想着考了这么多年学图什么呢，就重操旧业开始写小说，最开始是《大裂》。

因为我念过这两个大学，一个属于全国最垫底的学校，一个算是好学校，而这个所谓垫底的学校，我查过资料，中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这种大学，电影学院状况要好很多。但我觉得这个时代的青年，痛苦的地方都差不多，也就是说环境、家庭、周围是什么人，都改变不了他们本质上的无所适从，当然有些活得轻松的人另当别论。我写《大裂》，也许是为了让自己记住那段日子，混乱不堪，但有其野蛮的生命力，而电影学院的生活非常无聊。

这个小说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只想真实地描述出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“大学生”，他们过的日子和面临的状况。如果硬要说，真实可能是特别的地方。

把电影和文学分得很开，一段时间里只能做一方面 ▶▶

笔者：你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，对你来说学习电影导演对创作是否有影响？写作和电影在你的生活中分别占据了什么位置？

胡迁：我把电影和文学分得很开，就是一段时间里只能做一方面，因为这两种艺术形式是完全不同的。其实我还想分得更开一些，但脑子不够用。

拍电影是很麻烦的事，需要的条件也非常繁琐，通常都拍不起来，那拍不起来的时候，总不能闲着吧。写作非常自由，不需要前置条件。现在流行一套说法是手机也能拍电影，这就跟只能用阿拉伯数字写作一样，可以写。

笔者：有把《大裂》里的故事拍成电影的计划吗？更希望自编自导还是有希望合作的导演？

胡迁：小说和电影我是分开的，以后也不会拍自己的小说。如果有人想拍《大裂》，我希望不要把它当作一个青春片，这里面写的不是青春，是中国大部分大学生，或者叫专科生的生活。人们总是讨论白领群体、底层、既得利益者、创业者，等等人

笔者：《大裂》这个书名很特别，这个书名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

胡迁：这里面是一个很伤感的东西，就是大部分人的生活都灰暗得可怕，你得使尽浑身解数才能扯开点什么，才看到一丝自认为的美好之物，但之后，只要你懈怠了，灰暗会重新堆积。

笔者：你的创作节奏是怎样的呢？王小帅导演在序中写到你“三天一个中篇”，《大裂》是否是三天写成的？之后会再回头修改吗？

胡迁：我第一个长篇《小区》写了十天，《大裂》写了一周，短篇的话，每一篇当天必须写完，所以帅老师的意思，可能是平均起来三天吧。

通常会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创作。但是2015年的那个长篇《牛蛙》，因为中间碰上股灾，所以耽搁了，写的时间长了些。并不是我写绝望，我在5120点那天满怀期待地入市，至今全仓，但仓已经快没了。剧本我会不断修改，小说改动非常少。

这种写作方式，注定不能维系很长时间，所以每一段时期，就集中那么几天写作，其他时间干别的。短时间是保持了高浓度，比如短篇，睡一觉起来我觉得故事的脉络气息就接得不太对，我写过很多这种废稿，所以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。

笔者：《大裂》这本书中，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篇？为什么？

胡迁：《大象席地而坐》。这是2016年9月才写完的最后一篇，写完这篇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一个阶段的创作有点成果了。

这个小说对我自己很有意义，就是，我已经彻底否定自己，之后可以走出自己，去写他



人的故事了。

笔者：有人说你的作品会让人感到颓废，绝望的负面情绪很多，你对此怎么看？

胡迁：谁说的呢？那你去问问他，每天醒来，临睡前，或者上班时去饮水机接水的时候，只要他有一瞬间反思过自己，就知道每天都在美化自身的生活。朋友圈发点东西在自己身上贴标签，或者手机里攒了几百张照片等着什么时候给人看。我不是说这样不好，而是真正可贵的事物，是在世界的夹缝中。认识到这一点，也许会对整个生命的秩序有由衷的感动。

精彩小评

他的故事和文字竟敢发出一股迷人和离奇的氛围，那种空气中弥漫的失落和伤感不用影像，文字已经抖落了出来。

——王小帅（导演）

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版的威廉·高汀的《苍蝇王》，但空间不是被大人遗弃的小岛，整篇小说充满哥雅画作般暗色调的油彩，作者掌握文字、调度光影与运镜的能力都极具水准。

——骆以军（作家）

他的小说中每一抹淡到几近透明的草灰蛇线都有繁复意象，语言平静，一丝滥情自溺的赘肉都没有，落在地上，望似滚珠，若去拈起，才发现是水银，凝重荒暴能让人从头裂影到脚，剥掉了一身的皮。

——黄丽群（作家）

整部小说的生命是活的，站上竞技场擂台上，是有实力直接KO对手，而不只是用情节、写作技术来取胜。青春残酷，配合荒漠意向，以及满满的荷尔蒙，情境诡异却合情入理。

——林靖杰（导演、编剧、演员）

对生活意味天生敏感，熔风趣和决绝于一炉，行文不羁，收放自如，胡迁是个手艺高超的家伙。

——李师江（作家）

笔者：你心中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？

胡迁：现在我二十八岁了，十几岁时还奢望理想的生活状态，现在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了。

压根不存在理想的生活状态，就是你要选择具有哪种缺憾的生活。

笔者：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？接下来的导演计划是什么？会怎么平衡电影与创作？

胡迁：除了这个马上要拍的电影，我明年要拍的另一个剧本写完了，还有一个电影计划要去做些考察和体验再写。前提都是这部电影不拍砸了的情况下。我现在还有两个长篇小说，如果这本书能卖掉的话就可以出版。前提是这本书能卖掉。

2017年冬天我想写个长篇小说。

黄丽群老师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四十岁以前会两方面兼顾，之后会只顾一头，看到时候什么样吧，要是拍烂片就没拍下去的必要，写烂小说也没写下去的必要。